

三、陆游与唐琬

1. 陆游（1125年—1210年）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汉族，越州山阴（今绍兴）人，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、爱国诗人。

仕途不顺：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，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。宋高宗时，参加礼部考试，因受秦桧排斥而**仕途不畅**。宋孝宗即位后，赐进士出身，因坚持抗金，屡遭主和派排斥。宋光宗继位后，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，不久即因“嘲咏风月”罢官归居故里。嘉泰二年（1202年），宋宁宗诏陆游入京，主持编修孝宗、光宗《两朝实录》和《三朝史》，官至宝章阁待制。书成后，陆游长期蛰居山阴，嘉定二年（1210年）与世长辞，留绝笔《示儿》。

陆游一生笔耕不辍，诗词文俱有很高成就，其诗语言平易晓畅、章法整饬谨严，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，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。陆游亦有史才，他的《南唐书》，“简核有法”，史评色彩鲜明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感情受挫：陆游出生于书香之家，南宋爱国诗人。唐琬，字蕙仙，自幼文静灵秀，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。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，两人青梅竹马，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瑕的少年美好时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。

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琬都擅长诗词，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，二人吟诗作对，互相唱和，丽影成双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，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。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，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，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。成年后，一夜洞房花烛，唐琬便成了陆家的媳妇。从此，陆游、唐琬更是鱼水欢谐、情爱弥深，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，把功名利禄抛置于九霄云外。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进仕为官。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。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，登科进官，以便光耀门庭。目睹眼下的状况，她大为不满，几次以姑姑的身份、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琬大加训斥，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，淡薄儿女之情。但陆、唐二人情意缠绵，无以复顾，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。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，认为唐琬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，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。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，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、媳卜算命运。妙因一番掐算后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唐琬与陆游八字不合，先是予以误导，

终必性命难保。”陆母闻言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强令陆游，将唐琬休弃。陆游心中悲如刀绞，素来孝顺的他，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，除了暗自饮泣，别无他法。

迫于母命难违，陆游只得答应把唐琬送归娘家。就这样，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，行将被无由的孝道、世俗功利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。陆游唐琬与难舍难分，不忍就此一去，相聚无缘，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琬，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琬鸳梦重续、燕好如初。无奈纸总包不住火，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。严令二人断绝来往，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，彻底切断了陆、唐之间的悠悠情丝。

无奈之下，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，在母亲的督教下，重理科举课业，以他扎实的学识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，被荐为魁首。但同时也遭到当朝宰相秦桧的嫉恨。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，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。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。

唐琬是石女，不能给陆游传宗接代，陆游托母命难为，故休掉了唐琬。礼部会试失利，陆游回到家乡，家乡风景依旧，人面已新。睹物思人，心中倍感凄凉。为了排遣愁绪，陆游悠游放荡的生活。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，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。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遇见前妻唐琬。在那一刹那间，时光与目光凝固了，恍惚迷茫，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、是怨、是思、是怜。此时的唐琬，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，赵家系皇家后裔、门庭显赫，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，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琬，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。使唐琬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，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萌芽。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，无疑将唐琬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，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、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，柔弱的唐琬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。而陆游，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琬的思念，但在这一刻，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。四目相对，千般心事、万般情怀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这次唐琬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，那边赵士程正等她进食。在好一阵恍惚之后，已为他人之妻的唐琬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，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，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。

和风袭来，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，他不由地循着唐琬的身影追寻而去，来到池塘边柳丛下，遥见唐琬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进食。隐隐看唐琬见低首蹙眉，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，与赵士程浅斟慢饮。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，看

得陆游的心都碎了。昨日情梦，今日痴怨尽绕心头，感慨万端，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“钗头凤”：

随后，秦桧病死。朝中重新召用陆游，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，离开了故乡。第二年春天，唐琬再一次来到沈园，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，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。反复吟诵，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，不由得泪流满面，心潮起伏，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，题在陆游的词后。

唐琬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，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，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。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，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。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。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，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。追忆似水的往昔、叹惜无奈的事，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，使她日臻憔悴，悒郁成疾，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。只留下一阙多情的《钗头凤》，令后人之为之唏嘘叹息。

2. 《钗头凤》赏析

钗头凤-陆游

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！错！错！

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！莫！莫！

译文：

你柔软光滑细腻的手，捧出黄封的酒，满城荡漾着春天的景色，宫墙里摇曳着绿柳。春风多么可恶，把浓郁的欢情吹得那样稀薄，满怀抑塞着忧愁的情绪，离别几年来的生活十分萧索。回顾起来都是错，错，错！

美丽的春景依然如旧，只是人却白白相思得消瘦，泪水洗尽脸上的胭红，把薄绸的手帕全都湿透。满园的桃花已经凋落，幽雅的池塘也已干涸，永远相爱的誓言虽在，可是锦文书信靠谁投托。深思熟虑一下，只有莫，莫，莫！

钗头凤-唐婉

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晓风干，泪痕残，欲笺心事，独语斜栏。难！难！难！

人成各，今非昨，病魂常似秋千索。角声寒，夜阑珊，怕人寻问，咽泪装欢。
瞒！瞒！瞒！

译文：

世事炎凉，黄昏中下着雨，打落片片桃花，这凄凉的情景中人的心也不禁忧伤。晨风吹干了昨晚的泪痕，当我想把心事写下来的时候，却不能够办到，只能倚着斜栏，心底里向着远方的你呼唤；和自己低声轻轻的说话，希望你也能够听到。你能听到吗？想忘记以前的美好时光，难；能和远方的你互通音信，倾诉心事，难；在这个世情薄，人情恶的境遇中生存，更是难上加难！

今时不同往日，咫尺天涯，我身染重病，就像秋千索。夜风刺骨，彻体生寒，听着远方的角声，心中再生一层寒意，夜尽了，我也很快就像这夜一样了吧？怕人询问，我忍住泪水，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。我想在别人面前隐瞒我的病情；隐瞒我的悲伤；隐瞒这种种悲伤都是来自对你的思念！可是，又能瞒得过谁呢？
注：南宋末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中说唐婉的和词只留下“世情薄，人情恶”的断句。连与陆放翁时代相去不远的周密都不见全篇，可知我们看到的唐婉《钗头凤》必是后人伪托无疑。

3. 越剧《陆游与唐婉》欣赏

越剧（汉语拼音为 yuè jù，英语为 Yue Opera）——中国第二大剧种，有第二国剧之称[2]，又被称为是“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”，有观点认为是“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”，在国外被称为“中国歌剧”。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（依次为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、评剧、豫剧）之一。发源于浙江嵊州，发祥于上海，繁荣于全国，流传于世界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、话剧、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，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。

四、济南二安

1. 辛弃疾-豪放派代表：（1140年5月28日—1207年10月3日），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（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）人，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，人称词中之龙，与苏轼合称“苏辛”，与李清照并称“济南二安”。辛弃疾生于金国，少年抗金归宋，曾任江西安抚使、福建安抚使等职。追赠少师，谥忠敏。有词集《稼轩长短句》，现存词600多首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。著名词作《水调歌头·带湖吾甚爱》、《摸鱼儿·更能消几番风雨》、《满江红·家住江南》、《沁园春·杯汝来前》、《西江月·夜行黄

沙道中》等。其词艺术风格多样，以豪放为主，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。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，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，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，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；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。著有《美芹十论》与《九议》，条陈战守之策。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，后被弹劾落职，退隐山居，公元 1207 年秋季，辛弃疾逝世，年 68 岁。

青玉案·元夕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

宝马雕车香满路。

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
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

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》
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

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